



《水浒传》中的物流

唐 冰

物流,无疑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词,但物流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经济活动。自从有了商品生产就开始有了物流,而且,随着商品活动的发展,物流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就有非常发达的物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修建的驰道和直道等,形成较为完整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方便了整个国家的陆路交通,也为当时国内物流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汉代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及后来的茶马古道,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都是物流之路——当时的国际和民族之间的物流之路。

《水浒传》所叙述的北宋时代,经济繁荣,市井繁华。从真实生动地展现北宋都城生活情景和社会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和描绘北宋东京汴梁生活的《东京梦华录》的记述中,都能看出当时的物流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读《水浒传》,也可以从中看到物流在当时生活中的存在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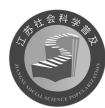
一、物流的种类

《水浒传》中的宋徽宗未登基前到其姐夫小王都太尉府中赴宴时,小王都太尉所用到的各种香料、鲜花、容器、饮料、水果、肴饌等无不是当时最高档的,这些东西甚至还会有不少来自远方,只有有了强大的物流网络,才能保证贵族们有这样的享受,也才能保证庞



《水浒传》中的物流





大帝国的运行。

《水浒传》中档次最高的物流活动自然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宋代陆运、水运各项物资大都编组为“纲”，花石纲运送的是给宋徽宗修建艮岳（《水浒传》中称“万岁山”）而搜刮来的奇花异木美石，以十船为一纲。《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 20 年”，民众苦不堪言。《水浒传》中的杨志自述：“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制使虽是当时的宋代殿前司所属下级军职，但一次运送花石纲的行动，就要使用十个，大概每船一个制使，表明了对花石纲运输的重视。梁山的另一头领孟康，就是在建造运送花石纲的大船时，和上司发生矛盾并杀了上司后，“弃家逃走在江湖上”。杨志和孟康，一个是花石纲的直接运输者，一个是为运输花石纲造船的后勤保障者，两人都因花石纲被逼上山落草，改变了命运，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花石纲的荼毒之深。

《水浒传》中的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这就是书中所写的生辰纲了，实际上，生辰纲也是物流活动。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都是当时的高档奢侈品，可见其价值之高。而且，“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蔡京生日，他的女婿梁中书连续两年都送上了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蔡京的儿子们呢？书中被人称为蔡九知府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为官贪滥，作事骄奢”，搜括的民脂民膏不会在任大名府知府的梁中书之下，他爹生辰时他难道会甘心在生辰纲方面落在他的姐夫（或妹夫）之后？至于被人评价为“为官贪滥，非理害民”的原为蔡京门下的门馆先生（即私塾先生）的东平府太守程万





里,是不是也会在此时孝敬生辰纲呢?还有那些要到蔡京处打通关节的人们是不是也会借此机会孝敬生辰纲?以此类推,高俅、童贯等人生日时,也会收到生辰纲。官员生日如此,身为皇帝的宋徽宗,在他的圣诞之日,朝廷内外奉上的生辰纲,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只会令人叹为观止。梁中书的身辰纲已算得上是规模不小的物流,各色人等的身辰纲汇聚起来,更会形成何等规模?

梁山排座次之后的元宵节前,劫了“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他们告诉宋江:“年例东京着落本州要灯三架。今年又添两架,乃是玉棚玲珑九华灯。”说明这样的上贡每年都有,从不例外。莱州的花灯做得好,进贡的是花灯,别的州呢?自有各自的特产,当然也有各自的进贡任务。莱州进贡五盏花灯派出了五辆车子,各州为了进贡特产而形成的物流也会令人咋舌。

在《水浒传》中,官员及其家属们的财产运送也是物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阳谷知县就派武松为他送自己上任后积攒下的金银;杨志在押送生辰纲时,还带上了梁中书的妻子蔡夫人“另送与府中宝眷”的“一担礼物”等。这些财物的运送量都不算很大,但积聚起来,也具有相当规模。

上述只是为皇帝和官员服务的物流,却还不是物流的主要部分。百姓的衣、食、住、行,哪一样也离不开物流——最主要的物流是有关百姓生活的物资的流通。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流,除了油和酱,其他在《水浒传》中几乎都有所反映。

宋江一打祝家庄时,“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石秀曾做过柴的物流生意。《水浒传》中有各种各样的主食,如施恩请武松





吃的饭、李逵请李鬼的妻子做的饭、武大郎蒸制的饮饼、史进请鲁智深吃的烧饼等,没有物流,如何能保证制作这些主食的米、面等的供应?揭阳岭下的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兄弟,是私盐贩子,做的是不合法的私盐物流生意。梁山排座次后,笑面虎朱富被指派“掌管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他管的是酒和醋供应,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且醋和酱也分不开,当然朱富会和酒、醋、酱等的物流有密切的关系。茶在《水浒传》中出现的次数更多,鲁智深的师父智真长老的“绝细好茶”,李师师家的“细欺雀舌,香胜龙涎”极品茶,还有李逵们喝的粗茶,以及各家茶楼所用的高、中、低档茶叶等,茶的物流也很可观。

梁山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肉和酒的物流在《水浒传》中有重要的地位。

梁山头领燕顺和石秀,原来都是“贩羊马客人出身”,做的是肉类物流生意。至于镇关西、顾大嫂等的肉铺,还有各家酒楼,当然也应有为他们供货的物流渠道。

《水浒传》中的酒,有的是被挑着走村串户,如五台山上被鲁智深抢来喝的那担酒和白胜挑上黄泥冈的那担酒,这些算是小本经营的物流;为琵琶亭、浔阳楼供应玉壶春、蓝桥风月等“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的该是财大气粗的物流。

《水浒传》中各类水果,特别是高级宴席上的各类时新水果,如鲜桃等,不用说都是通过物流运来的,同时还有许多人在从事干果的物流运输,如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时,就是化装成了贩枣子的客商。

在写到裴如海时,说他“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缕丝





绦,系西地买来真紫”,裴如海的服装原料产地是“福州”“西地”。还有《水浒传》中的各类人物所穿着的或者精致、或者粗糙的各类服饰,都需要相当规模的物流业才能为其提供丰富的原料以及成品的流通。

《水浒传》中的节日消费,也应是天文数字。元宵节大名府放灯,就引发了无限商机:为大名府的花灯供货,半径达“三二百里”。光是大名府的花灯一项,就得有相当规模的物流为其供货,更不用说当时的京城东京乃至全国的节日物流了。

《水浒传》中所写到的各路客商,本身就是庞大的物流队伍,甚至梁山还多次化装成客商,利用物流浑水摸鱼,梁山头领化装成物流商人实施了劫法场的计划。

北京的大财主卢俊义,被吴用所诱,带了“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向泰山进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卢俊义做哪方面的买卖,但他确实做的是物流生意。梁山头领吕方、郭盛二人,一个是贩生药的,一个是贩水银的。扈三娘所嫁的王矮虎,则是“车家出身”,运输队长。号称能够“日行千里”的戴宗,算得上是物流行业中的最佳从业人员。他的运输速度极快,又是直接送达,真正的“门对门”,可称得上是当时的“特快专递”。如此说来,光梁山上从事过物流业的头领就超过了十人。

《水浒传》中用大量的篇幅表现了梁山和官府的对抗。汉高祖刘邦评论萧何时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把楚汉战争胜利的第一功评给了萧何,因为萧何的战争后勤供应,成就了万世之功。这也证明了物流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物流甚至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只是《水浒传》中并未正面表现梁山和





官府物流情况,却也有不少侧面的叙述。

呼延灼受命前去攻打梁山时,领取的物品除了战马两千匹,从防身铠甲、冷热兵器,应有尽有,更有战争时每天战场上的消耗,北宋的朝廷为了这场战役要有相当规模的物流支撑。何况朝廷围剿梁山的大小战役数十次,还有书中所写到的破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战争,所需的物资数量更是惊人,对朝廷的物流运输能力也是考验。

在各个山头归顺梁山的过程中,物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花荣和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投奔梁山时,芒砀山的樊瑞和梁山合兵时,都将自己山寨的财物带上了梁山;梁山头领们上山后,大多将自己的家人和“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也一起带上梁山,自然也形成了物流。还有,梁山攻破祝家庄、东平府、东昌府等后,也将庄里和城里的各类财物运回山寨。随着往梁山方向的物流越来越多,梁山的事业也越来越兴旺。

梁山先后指派马麟、孟康当造船厂厂长,他们造出的战船,大概不光只是用于水战,也可以用于运输吧?梁山还曾指派一丈青、王矮虎当梁山的养马场场长;指派段景住和杨林、石勇等一起“管北地收买马匹”,组成了梁山的马匹采购处,这些军马,也有用于运输的吧?如此,梁山物流运输的条件大大改善,有源源不断供应的原料,于是,梁山在武器、装备、食品等方面都具备了与朝廷抗衡的能力。

宋江攻打东昌府就是一场以物流为诱饵的战争。宋江用“许多粮米,有百十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约有五百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引诱东昌府的太守和守将张清出战,宋江投放的粮





草对东昌府太守和张清的诱惑太大,所以他们才陷入了梁山的圈套。后面的公孙胜装神弄鬼,或许是公孙胜预报了当天有大雾,利用了天气展开了气象战。至于张清“心慌眼暗”时不知从何而来的军兵,大概就隐藏在那不计其数的粮船中,这又成了《水浒传》版的特洛伊木马,各种因素糅合在一起,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二、物流的方式

在《水浒传》的时代,物流无非是通过陆路、水路运输。

陆路运输中最原始的方法是肩挑人扛,这种方法在《水浒传》中多处出现:押运花石纲翻船的杨志带着钱物要去京城打关节,就雇了人为他挑着担子;后来,梁中书派杨志押运生辰纲,杨志就指定运送人员装成脚夫,蒙骗觊觎生辰纲的各路人马;书中还有许多挑着担子卖酒等小本经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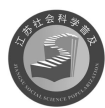
人的负重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肩挑是物流运输中效率最低的方法。于是,人们又发明了先进的运输方法,如在陆路上使用马、牛等牲畜和车辆。

《水浒传》中从事物流运输的车主要有江州车儿和太平车子两种。

在黄泥冈上劫取生辰纲时,晁盖、吴用等人就推着七辆江州车儿,扮成了贩枣子的客人;梁山头领大闹江州法场时,也是推着两辆车子混进了法场。可见,江州车儿是由人推的,可能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独轮车了。

梁中书运送生辰纲,本来准备“差十辆太平车子”,再在府里拨人护送,因为杨志反对才没有派车运送;卢俊义被吴用所诱,要去东南方躲避“血光之灾”却又不忘记做生意,管家李固“讨了十辆太平





车子,唤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由此看来,太平车子是由牲口拉的,技术含量明显高于手推车。

水路物流运输的工具自然是船。虽说《水浒传》书名本身有发生在水边的故事的意思,书中也确有许多与水有关的情节,而且通过水路用船进行物流运输效率更高,但书中表现通过水路运输的物流却不多。

揭阳岭下的李俊,“专在扬子江中撑船”,还在“江里赶些私盐”,他和童威、童猛以及张横、张顺兄弟,做的大概主要是水路上的合法和不合法的物流生意,而且,他们的物流规模都不算大。

和李俊们的小打小闹相比,一组就有十只大船的花石纲就显出了皇家气派。

王矮虎,就是车家出身,可见在当时,有着许多专门从事物流运输这一行,并以此谋生的人。同时,也有人是兼职做物流。如杨志,就曾“寻个庄家,挑了担子”去东京,到了东京以后,“庄客交还担儿,与了些银两,自回”,这些人平时是庄稼人,有人需要时,客串一把挑夫,为人挑货,忙时种田,闲时赚钱。兼职的物流人员除了农民,还有衙役、军士,官员要为私人运送东西时,也时常运用自己的权力,将衙役、军士当做挑夫使唤。阳谷知县派给武松的挑夫,就是“两个精壮士兵”和“两个心腹伴当”;运送生辰纲的挑夫,是梁中书委托杨志精心挑选出的十一个健壮的禁军。

三、物流的风险

《水浒传》的时代,从事物流运输无疑有极大的风险,这风险,一为天灾,二为人祸。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上物流运输,虽然具有运量大、成本





低的优点,但如遇上急流险滩、狂风恶浪,也会出现翻船事故。贩卖水银的郭盛,就是“黄河里遭风翻了船”。不但郭盛这样的小本生意者的小船会翻,就是花石纲这样的大型组船也会翻:杨志押运的花石纲就是在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

书中还写到了不少“消折了本钱”的物流商人,他们亏本的原因并不相同。

像燕顺,本是“贩羊马客人出身”,石秀也曾“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当时没有冷藏设备,要做这样的生意难度就更大,风险也更大,如果遇上天气异常、疫病流行,都可能让他们的货物大批死亡,血本无归,他们两人都“消折了本钱”,天灾可能是造成他们亏本的主要原因。而吕方经营生药生意也亏本,极有可能是经营不善,属于人祸。

从事物流的商人们,买货,需要本钱;卖货,就会得到钱财,而《水浒传》的时代并没有金融业,钱财只能随身携带。如此,商人们如果在采购途中,身边自然会有大量钱财;如果在贸易途中,身边自然会有大量货物;如果贸易已成功,身边又会有大量钱财。不管钱财还是货物,都是财富,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危险。

《水浒传》中山寨林立,除了梁山,还有桃花山、清风山等,他们的主业就是打劫来往的客商,遭遇打劫的商人不计其数,他们轻则失财,重则丧命——这当然更是人祸,也是物流商人们的噩梦。

《水浒传》中似乎没有专职的保镖。当时出行的人们,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产,只可能有两条路:一是自己充当保镖,这得有一个前提,即自己的武功高强。二是让自己的心腹充当保镖,这也得有一个前提,即自己得有权有势或者有财。





于是,我们看到,大财主卢俊义在出行时“腰悬一把雁翎响铜钢刀,……手拿一条搜山搅海棍棒”,有刀、有棍,再加上他一身高强的武艺,似乎能保全自己了,却还是没能逃脱被梁山生擒的命运。

更多的有权者,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限,让手下充当保镖。

阳谷知县要送金银去京城,派的是武松,于是,堂堂打虎英雄,也就成了一个保镖。这趟差,改变了武松一家的命运。武松使阳谷知县的金银免去了风险,却没有避开自己的家庭风险。

梁中书选择杨志运送生辰纲,是相信他有能力不重蹈上年生辰纲被劫的覆辙,可是,无论杨志如何防备,还是跳进了吴用设下的陷阱,生辰纲依然被劫。

而那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说白了,他原来就是物流公司的运输队长。谁会对自己雇来的运输队长有防备呢?这样的雇主,就是带了更多、更好的武器,也无法保护自己。

不管有多少风险,《水浒传》中那些从事物流的人们还是没有停下脚步,可见,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物流。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唐冰,1956年出生。1975年插队,1977年考入盐城师范专科学校。1980年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20年社会科学杂志编辑。现供职于盐城市社科联主办的《黄海学坛》编辑部。出版专著《书里书外话水浒》。

